



四書集註

孟子 道春點

十

四二 12
2510
子一子



門仁
號 25/0
卷 5-5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

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舜往于田。耕

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

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

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

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愬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愬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一女妻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

四書 卷五 二

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此孟子推舜之心如
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人少則
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
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
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
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
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
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
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
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
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

盡性其孰能之○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
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
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
也懟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
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懟怨也舜父頑母
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萬章曰舜之
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
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

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弑朕。一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弑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

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弑。弑也。象欲以殺舜為已功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官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官。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

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
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
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曰。然則

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
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
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
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
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

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兜

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庠音鼻○流徙也其官名驩兒人名一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

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一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庠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大了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五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

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觀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引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以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可以公義廢私恩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

子曰否。此非君了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及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蹙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

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篇。言舜攝位十八年而堯死也。但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鬼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過也。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

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聲○言警賤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

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警賤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孟子答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諄反。○萬章問也。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

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人下諸侯
 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人諸侯大夫
 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人夫昔者
 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

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
 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
 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

是篡也非天與也

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

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大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

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

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大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

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

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

陰朝觀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

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

也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澗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而

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

一毫私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

意也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

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

天下。孟子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子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

處不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

亳相王皆去聲艾音又○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

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

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

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周公

之言周公所以不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復此

其義一也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

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大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萬章問曰人有言

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

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也負其

說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

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

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

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

洛○

○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湯使人以幣聘之。以道義而不苟也。

駟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駟五高反。又戶駟反。○駟

得之貌。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收曰。與

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

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

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

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天之生

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

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

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

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下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

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

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天下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

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

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

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

心愧恥若撻于市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

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

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也吾未聞枉已

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

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

而已矣行去聲○辱已甚於撻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

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

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

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

未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

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

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以不

得而子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之意伊訓前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

攻桀無道由我○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

-1 172 39 880" data-label="Text">

始其事於毫也主癰疽於齊主待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

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

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

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

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

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

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讐如字。又音雙。○顏讐。中。衛之賢大夫也。史記

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取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

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

於魯衛。遭宋相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

宋。是時孔子當阯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相司馬。宋大夫向戾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

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

雖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阯難。然猶擇所主。尤在齊衛

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

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

觀其所爲主與其所

主者而其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白里

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

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音食

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

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

食牛因以干

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

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

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

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

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

欲并取之虞官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命勿

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

諫故不諫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

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汗也

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

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

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

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

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汗。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汗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志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警。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日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者柔弱也。餘並見前篇。伊尹曰。何事非君。何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
 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
 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
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柳下
 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

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祖湯裸程於我
 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
 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
 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
 仕而仕孔子也浙先歷反○接猶承也浙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
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

不至。則可以微罪。行矣。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人聖之

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大成也。成者。樂之終。書所謂箛韶九成是也。

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訖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鐃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宜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至。

不至。則可以微罪。行矣。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人聖之

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大成也。成者。樂之終。書所謂箛韶九成是也。

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訖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鐃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宜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至。

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智

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

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

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

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

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與。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

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去。去聲。去。去聲。

○當時諸侯兼併僭竊。故天子一位。公一位。

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

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

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

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

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

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右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

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七。上七也。大國地

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士。士

上十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

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倍。

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土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

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

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

代其耕也。謂三千倍之也。徐氏曰。大國君田

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

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

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土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

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

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

代其耕也。謂三千倍之也。徐氏曰。大國君田

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

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

可食二百十六人。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二。卽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

卿田一千六百畝。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八十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

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

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以是為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

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方不齊。故

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

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孟

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

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

闕其詳。今之禮書皆發拾於煨燼之餘。而

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

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

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

也。挾者兼有而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

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

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

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

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

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非惟白乘

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

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

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祕絀音班○惠公

友所敬也事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

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人云則入

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

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

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

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

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

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

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

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

待賢人使治天民非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

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為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

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

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御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贖。開。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罔不畏死。凡民罔不誨。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謙書作。憲。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

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啓。無凡民二字。讓。怨也。言殺入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而了言此。乃不待教而成。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

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

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此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

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入

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

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

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

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

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

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

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

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

俗也張氏以為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

孰是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也曰事道

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

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

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

終三年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

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

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

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

四書

孟子卷五

三十六

知言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孔子有見行可之

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

公養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非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豈也。○尹氏曰。不問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其所以居。但當如此。

○孟子曰。宜乎抱關擊柝。擊。平聲。柝。音訖。○柝。夜行所行道。而亦不可以拘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

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

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孔子嘗為

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

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偽反。會，丁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

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畜牧之吏也。茁，肥貌。

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位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

也。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廣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

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

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

公，士無爵。上，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

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

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

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

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

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賜謂予之祿有

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

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

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

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

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

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

應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應使者出拜

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

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曰敢問國君欲養

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

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

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

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

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堯之於舜也

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

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

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

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

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

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

諸侯。禮也。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

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萬章曰。庶人名

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名之。則不往見之。何

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

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

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名師

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

名之也。為並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

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

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

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

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

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名與。亟乘皆去

聲名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名之意。齊景公田。

招虞人以旃。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

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士以旌。大夫以旌。士以旌。

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上謂已仕者。交龍為旃。析羽而注於旃下之首曰旃。以大夫之招招虞人。

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

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名之是

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

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

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

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萬章曰孔子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君命名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

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名之也。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

職。君以其官名名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

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

下之善士。言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

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

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論其世也。頌。誦通。論其世也。頌。誦通。論其世也。

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

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

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又

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

為一世之士矣。○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

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

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

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

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

得已而至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曰王勿異

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王色定然

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

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

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

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

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

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

委任權力之不同

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之五 終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凡二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

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桮音杯棬音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

理也杞柳杞柳桮棬屈木所為若危匪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

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

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

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

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

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

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

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

○湍波流濿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孟子曰水信

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

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

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今夫水搏而躍

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性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

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

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

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

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

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告子曰生

之謂性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

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孟子曰生之謂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

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

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

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

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

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

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

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

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

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

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

稟。皆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

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

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

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

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

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

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曰。食色性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

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

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

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

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

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

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

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

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

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

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

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盼者

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

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

義在內。敬主於長。故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

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

扶。○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

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

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

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

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孟季子問

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

之言而未達。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

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鄉人長於伯兄一

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

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

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

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

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戶。則誰敬。彼將

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

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

在鄉人。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

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季子

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

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

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者。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

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公

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

性也之意近世蘇氏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

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

好暴好去聲○此即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

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

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

此或有誤字商王元子疑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

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俱

知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

人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

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

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

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

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孟子卷之六

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舍

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

恭之主於中者也鏐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

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

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

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

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

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詩曰天生蒸民有

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詩曰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

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

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

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

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

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

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

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知而公都子所問之

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

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

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

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

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論論氣不論

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

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

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

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生者言之

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

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

曰

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

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麩音牟。耰音憂。磽音交。及音。○麩。大麥也。耰。覆種也。曰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故龍子

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蕢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置。○蕢。草器也。不知足。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

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

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

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

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者與嗜同。下同。○

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

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

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

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古姣

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

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

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

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

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

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

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

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

得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

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

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牛山。齊

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

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

平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

且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

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

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

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

心也。平且之氣。謂味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

平且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枯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書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濇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且之氣故苟得其

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山水人心

其理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

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

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且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

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

氣清則平且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

力宜熟玩而○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

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

四書 孟子卷六 十一

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

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

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

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

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

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

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

官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

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

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孟子曰：魚我

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

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

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

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

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

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彝之心。良心是也。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

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

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

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一簞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

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

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音食

嗣噉呼故反。楚子六反。豆。水器也。噉。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

之本心。欲惡有甚於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

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官室之美妻妾之奉。

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

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

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

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此

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官室之美為之。鄉為身

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

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

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身死而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

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

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

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

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

於斯。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

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

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

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

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

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

舍其路而弗由。放

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

處。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

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放仁。而義在其

中。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

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

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

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

言。程子又發明明之。曲盡其情。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孟子曰。今有無

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

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與信

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

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不知

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

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

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世。所

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一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

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

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

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

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體有貴賤。有小

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

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

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楛棘。則為賤場師焉。

聲。擗音賈。楛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擗。梓也。皆美材也。楛棘。小賤非美材也。養

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狠疾人

也。狠善頤。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

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

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

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

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

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人也。或

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

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

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

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

為大人而已矣。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

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

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

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

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此，而趙註亦以比方擇

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此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

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

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

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厥心病。

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

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爵

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今之人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

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

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

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

而亡之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

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

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謂人以爵

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

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

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

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

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

也。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

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

○

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

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

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

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

所為有以深助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心亦且自

於不仁者也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孟

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莠

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莠音踣稗音蒲賣反夫音扶○莠

釋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

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莠稗之熟猶

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

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

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孟子曰

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孟子曰

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穀學者亦必志於穀古

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穀大匠誨

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匠誨

入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誨

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

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

告子章句下 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

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色與禮孰重。任人復曰。

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

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

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

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何不

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甲。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

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甲矣。金重於羽

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鈎帶鈎也。金本重而

帶鈎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

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

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

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

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往應之曰。紵

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

四書

將_レ紵_二之乎。踰_レ東家牆而_レ摟_レ其處子則得妻不

摟_レ則不得妻則將_レ摟_レ之乎紵音軫摟音寧○

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小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

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

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

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曰。奚有於是亦已。言無他材能也。

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

為無方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

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

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匹字本作

記說匹為驚是也。烏獲古。徐行後長者謂之

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

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

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主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天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並去聲○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麋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假館而後受

之如此兩節云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親敬長

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

教誨也○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

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齊人也小弁小

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曰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曰於是宜曰之傳為作此詩以敘其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哀痛迫切之情也

入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
 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
 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
 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關與音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曰。凱風。
 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何以不怨。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

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磯。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愈也。
 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輕口莖反。地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音說

稅○時宋輕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也。曰軻

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

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

號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

以利爲名。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則不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

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

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

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

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

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

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

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

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

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此章言休兵

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孟子居鄒。

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

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人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

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

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

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問曰。夫子之

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

夫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相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曰。非也。

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為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屋

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

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社

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

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

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四書

孟子卷六

三十一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

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

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為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

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

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

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

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

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

而已矣。何必同。○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揚氏曰。伊尹

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

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

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

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

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

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

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

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百里。

奚事見前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絳

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

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

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

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定為賢也。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

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

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

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稅

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擐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

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

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

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

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

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

四書 卷六 三十一

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

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

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

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天子適諸侯

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

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

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

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倍克在位。則有讓。一

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

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

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

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關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

也。倍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

而伐之也。摟。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

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傳

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巳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告天子也長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天順之者長君之惡

也。君之過未明，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
 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
 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
 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
 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然五霸得罪於三
 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
 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
 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
 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
 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曰：不
 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
 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人事，父一戰勝

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

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

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滑釐，慎子名。曰：吾明告子天

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

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

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

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

...

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

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

損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

入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入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

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一謂

心在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

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

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貴是富桀也

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

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

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白

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

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

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孟子曰。子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之道。貉道也。貉音貉。○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萬室之國。一

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圭亦知其日。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

郭官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

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

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養殮。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

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

是無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其

辭以折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

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

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丹之治

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孟

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是

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壑。受水處。

也。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

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

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亮。信也。與諫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

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

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

疑而歷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也。丑問曰。其為人

也。好善。好去聲。好善足乎。丑問曰。好善優於

天下。而况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夫苟

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

善。夫音扶。下同。○輕。易也。夫苟不好善。則人

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

距人於千里之外。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

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

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

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而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

於有以來○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

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迎之致敬以有禮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

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其

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

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

仰視蜚鷹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

門戶君闕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

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上地吾恥之周之亦

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

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

其所受亦○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

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

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傳巖武丁舉之膠

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

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故天將

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

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指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恆

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

發於聲，而後喻。

衡與橫同。恆，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

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

獨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

發於人之聲，然後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

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拂，與弼同。此言國小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也。

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孟子曰：教亦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

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非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六 終

孟子卷之七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存。其心養其性。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違也。死。壽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長也。貳疑也。短

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

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

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

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

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

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

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

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

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歿壽貳其

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

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

則亦將流蕩不法。○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

而不足。以為智矣。

其正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脩身以

俟之。所以順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受乎此也。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

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而

死者。正命也。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桎梏死

者。非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

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孟子

時之言。所以發其未句。未盡之意。

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

在我者也。舍。土聲。○在我者。謂仁。求之有道。

義。社。智。凡性之所有者。求之有道。

在我者也。義。社。智。凡性之所有者。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已。

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身而誠。則其行之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强。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

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強。勉強也。恕。推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

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

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

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

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累矣。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

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

以為得計故無所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用其愧恥之心也

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

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

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

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

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在道而

求利一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

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

遊遊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

說也

得無欲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

則可以囂囂矣

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

魯之策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

失義遠不離道

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

義見於行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遠不離道

事之實也

四

四

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望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

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

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

善。○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

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孟子曰附之以韓魏

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欲音坎。附益也。韓

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

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

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

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

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驩虞與歡

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

之政。揚氏曰。所以致入驩虞。必有違道于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遷善而不

知為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

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

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

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遂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有者神。心所有主處。便

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彼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

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

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

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

故其感入尤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

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

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

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孟子曰。舜

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

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

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孟子曰。無為其所

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

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孟子

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在乎疢疾。

知去聲。疢丑刃。

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

四書 孟子卷七 二

其所不能也。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

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

術知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

為容悅者也。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有安

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言大臣之計

人之務。悅其君。審於此而不忘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

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

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

張子曰。必功覆斯民。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

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正田。

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

一國之上也。尺民則非一國之上矣。然猶自

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孟子曰。君子有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音

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

之。其樂。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一樂也。程

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心

得天下英

四書 孟子卷十

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世明睿之才。而

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入於此。

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君子有三樂。而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係於人。不係於人。其

哉。○孟子曰。廣士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中天下

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夫行無二。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君子所性

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聲。○分者。所得於天。今君子所性。仁義禮

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

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浪反。○上言所性。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

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

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

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

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

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

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

四書

孟子

卷七

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

仁人以為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盍反。○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

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兔。無失其時。老者

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

家。可以無饑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兔也。餘見前篇。

所謂四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

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

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

餒之老者。此之謂也。出。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

雞兔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

四書

易治也。疇耕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

用也。儉則財用足矣。民非水火不生活。昏

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

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

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

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孟子曰。孔子

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

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言聖

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

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

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觀水有術。必觀

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

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

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際。無

不照。則知其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

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

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

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

必以其漸。○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

乃能至也。

舜之徒也

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言雖未至。雞鳴而

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也。盜也。欲知舜與蹠

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

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

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

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孟

子曰。楊子取為我拔。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

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墨子兼愛。摩頂放踵。不以毫利物足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無所

利人。卜為之。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

也。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

也。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

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喪。是亦執中而已

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

言。○聽。則中央為中。家則聽非中。而堂為

中。○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

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

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

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四書 孟子卷七 十一

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為皆去聲。○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

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二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拜辭有關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關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揚墨而已矣。○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以貧賤

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

則過人。○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遠矣。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厄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轆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辟讀作譬。輒音及。與八尺曰伋。言

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

○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

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孟子道未免為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久假而不歸。惡平聲。○歸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

功烈如彼其卑也。○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故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

之。民大悅。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

餘見前篇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

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篡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公孫丑

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

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

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

之意。○王子墊問曰。士何事。齊王之子也。上

同。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

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木

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

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

之事備矣。惡。不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

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

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

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孟子曰。仲子不義與

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

義也。人莫大焉。仁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

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

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

伍小廉耳。其辭見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

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桃應問曰。舜

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

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

公。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

問。

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孟子曰：執之而已。

矣。言舉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然則舜不禁與？

應問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惡平聲。言舉陶之法有所傳受，然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則舜如之何？桃應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訥然樂而忘

天下。躡音徒，訥與欣同，樂音洛。躡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

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

為王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下之為人蓋其所

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豈有祭

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人下無難

處之。○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

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

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

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孟子曰：皆云

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

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

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辟然見於面。蓋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魯君之

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

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埳澤宋城

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

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

犬馬之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猶奉也。詩曰秉篚是將。程子

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

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

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

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

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克其形也。蓋人

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

人踐之而未盡能克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

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

菴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正也。孟子曰是猶或紵

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

而已矣。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見。而喪之

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

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王子有其母死

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王子有其母死

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

何如也。為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

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

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

冠麻衣。線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曰。是欲

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曰。是欲

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

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

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議。乃謂夫莫之

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人經

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孟子曰。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

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播種封植。入力

至而未嘗能自化。所以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

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

四書

孟子卷七

十七

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有答問者所就問而答之若孔孟。有私淑艾者艾音艾。私。於樊遲。萬章也。艾。洛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人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孟。孳音孟。孳音孟。孳音孟。也。機。音孟。子曰。人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

不為拙射。變其轂率。為去聲。轂古候反。率音律。○轂率。專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也。發。發也。躍如也。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轂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及。語不能顯。默不能藏。○孟子曰。天下有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

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離也。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以道從人。妾婦之道。○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

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

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

焉。長上聲。趙氏曰：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

答也。○此言君子雖誨入，不倦，又愆夫意之不誠者。○孟子曰：於不可

已而已者，無所不己；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

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其進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二者之弊，理勢必然。雖

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

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

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無偽也。

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

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

親賢也。知者之知，非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治。而其為仁也博矣。

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

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歎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察，致

詳也。放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

所先後，則事有序。曹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雖日日教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

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公孫丑曰：何謂也。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靡爛其民而戰之，大敗。

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

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以下孟子答

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

之思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遠親○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

善於此則有之矣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思以著其擅興之

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征

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

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

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

無書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

或有害於義不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

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仁人無敵於天下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春

或作鹵楛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

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

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

戰。大罪也。

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

無敵焉。

好去聲。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面

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

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

王之車。明之也。兩車數。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

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誓首。

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

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誓首至

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焉於虞反。○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

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

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斷

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

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一女果若

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果說文作裸。鳥果反。○飯。食也。糗。乾

糲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一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

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孟子曰。吾

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

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

也。一間耳。間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

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

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譏察非常今之為

關也。將以為暴。和稅出人。○范氏曰。古之耕

此以賦歛為暴也。文王之圃。與民同之。齊宣

王之圃。為耕國中。此以園圃為暴也。後世為

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孟

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

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

言之。不能行者。○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

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之○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

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

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

此曰

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孟子曰不

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

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

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

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

矣○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

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聘其私智可以

得立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

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

謂得天下者必○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

如三代而後可

君為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

而君之尊又係於此者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

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故得乎丘民而為

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丘

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

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

是民為重也諸侯無道將使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社稷為人所滅

則當更立賢君是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

君輕於社稷也盛音成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祭祀不失

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

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

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

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

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

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

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孟子曰。仁也。

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

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

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

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孟子曰。孔子之去

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

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出。○孟子曰。君子之

見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見。與厄同。君

臣皆惡。無所與交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

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誦。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孟子曰。無傷

也。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誦。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

皆從心。蓋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

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

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

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

句。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

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曼。○徑。小路也。蹊。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加尚也。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童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紐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豐氏曰。奚。

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豐氏曰。奚。

豐氏曰。奚。

豐氏曰。奚。

豐氏曰。奚。

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復。技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孟子曰。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

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攬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嵎。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

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仁之於父子也。義之限制。則是亦有命也。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屢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謂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

求之。以後丘者為命。有不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曰。可欲之謂善。惡其為人也可欲。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矣。有諸已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信人矣。○張子曰。志不無惡。充實之謂美。行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光輝之

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
 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
 加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
 矣大而化之之謂聖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
 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
 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
 測非聖人之上又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有等神人也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
 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
 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
 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
 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
 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

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
 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
 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
 神上下一理擴克而至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
 矣○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惜楊氏太
 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今之與楊墨
 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放豚
 之豕豚也豎闌也招肩也羈其足也言彼既
 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
 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
 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

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廢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子曰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

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穿踰之心而

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克。滿也。穿。空穴。踰。不恐以達於所恐。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克無受爾汝之實無

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中說上文克無穿踰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味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節之也。可以言而不言。節

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節音柔○節。採取也。今人以舌取物曰

節。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

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

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

悉去之。然後為能克其無穿窬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

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

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曰則常

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

所以為言近。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此

而指遠也。謂守約而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

入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此言不

病。○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者。

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

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

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

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

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

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

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止行也。中

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

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

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而然。非有意而君子行
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君子行
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若

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
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

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
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
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

復其性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
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人人當時
之貌。貌焉而不畏之。則

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

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

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

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

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
樂音洛。乘去聲。○

榱。榱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
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
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

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
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
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孟子曰。養心莫善

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肢

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矣。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

所向便是欲。○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

食羊棗。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

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

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肉聶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

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

狂？去蓋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

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狷音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猶。有所不為者。知耻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

人。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如琴張曾皙牧皮

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宰字子張十乘

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

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

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何以謂之狂也萬

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問曰其志嗻嗻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

行而不掩焉者也嗻火交反行去聲○嗻嗻

見其動輒稱之不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

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

哲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

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上而與之

是獯也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

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孔子曰過

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

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慝字皆讀作愿

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

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

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

-5 185 55 895" data-label="Text">

痛絕之也萬章又引曰何以是嗻嗻也言不

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蹢躅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蹢躅其禹反。闔音奄。○蹢躅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蹢躅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闔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萬章曰。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

以為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類。非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汚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

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亶反○

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

入。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出孔子而來。至於今。

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

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解

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

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

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

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自

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且故於篇

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

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頤伯淳卒。潞公文

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止叙序

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

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

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

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實質焉。莫知

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

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

已任。警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

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

孰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

稱惜也。哉

天保八歲丁酉曙春再刻

江戸日本橋通壹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京都三條通御幸町

吉野屋仁兵衛

大阪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書林

發行書林

江戸日本橋通二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通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尾張名古屋本町三丁目

永樂屋東四郎

伊勢津立町

山形屋傳右衛門

京 三條通御幸町

吉野屋仁兵衛

大坂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